

## 花香弥漫的夏天

王优

又一次在雨声中醒来。天光将明未明，雨点兀自垂落，在雨棚上，弹奏出或急或缓的乐章。连绵不断的雨，把夏日拉得悠长而深邃，沉静又清凉。沉溺于将醒未醒之中，静听雨声与鸟声的和鸣，心中有小小的清和欢喜。

栀子花的香在清与静中飘忽，刚刚醒过来的鼻子享受着不可言说的微妙的酥痒。已经两三天了，置于床头的栀子花萼下去，慢慢渗出暮色来，恹恹的令人黯然。但香气似乎没有消减，一缕一缕钻进鼻子里来。

夏日的长风徐徐吹拂，田野铺满绿意盎然的期待，桑枝沃若，柳丝曼舞。插下的秧苗噌噌疯长，细长的绿叶下探出肥美的水草。

晚风中飘来炊烟的味道，也飘来栀子花的清香。简陋的课桌上，翻开的课本下压着

一枝含苞的栀子。暮色苍茫中，被喜悦与向往牵引着脚步，情不自禁地走出教室，走过操场，走进蛙声渐起的田野。夜雾轻柔而缥缈，虫唱清越而嘹亮。含苞的栀子花被安放到温热醒咸的软泥里，与绿油油的秧苗相依相偎。

夜风微凉，草木含香。无边的静默里，稻禾起舞，小小的栀子花一瓣一瓣绽放，洁白，馨香，天地之间，开满了大朵大朵白月光。

院里，有一棵栀子树，每次走过，忍不住多看几眼，特别是栀子花开的季节。满树花蕾，璨齿轻笑。雨中的栀子花，有说不出的轻逸与曼妙。水珠滴沥的花叶，冷冷地透着清圆灵气，既净又静，纤尘不染，娇花带雨，欢愉触手可及。月下的栀子树，梦幻，缥缈。白的恍惚，绿的朦

胧。绿叶映衬下的栀子花，素净，端然，万千风波静敛于莹莹一白，似白衣绿裙的女子款款而来，风动裙飘，衣香弥漫……清晨，自花前过，但见绿叶间开着数朵白花，忍不住绕着树，走了又走，看了又看，却不好意思伸手。

往日，独自一人穿过寂寥的街巷。忽闻栀子花的幽香上来，不由回头，见一人手握栀子花姗姗而来，依稀记得是新来的同学。相视一笑，她递出了手中的栀子花。熟悉的味道，恒久的香味，洁白的花瓣上初露清凉。早自习后，桌上多了两朵栀子花，白花绿叶，气息脉脉，甚是可爱。

这些人间情谊，淡如栀子花的白，浓似栀子花的香，浓淡相宜，清白纯粹，小喜恒安。每年栀子花上市，总喜欢买上几枝。将买

来的栀子花插在瓶内或者置于水杯，几枝白花，一点清水，馥郁的香便弥散开来。花香怡人，粗糙有如蜗牛的触角，悄悄缩回了厚厚的壳里。

栀子花洁白幽香，却不冷傲，以馥郁的香气不遗余力地演绎季节的美丽，生命的美丽。赏花闻香，既是美事，亦是乐事。栀子花美价廉，一元钱便可以买上几朵。当栀子花开，男女老幼，都忍不住采一朵，或者买一朵。簪在发间，缀在衣角，轻嗅，静观，一样妥帖，毫无违和感。香气萦绕之中，得以暂时忘却现实的粗粝，只觉人间可爱，未来可期。

每个夏季都值得期待，有素雅清静如霜似雪而又馥郁芬芳的栀子花，庸常的日子便多了几分诗意，喧嚣之中多了几分静气。



## 水调歌头·庆“七一” 颂党恩 (二首)

文/黄力

一

七月继续到，“七一”党迎生。  
九州同庆，百业繁盛颂征程。  
万里长征壮举，远溯百年奇迹，  
世界震惊名。  
百折不挠进，四海庆升平。  
挥旧笔，写新赋，阅实情。  
凌云壮志，细细感受国年轻。  
雨水风情有趣，智慧人生无限，  
守信创新正。  
民健康长寿，国水秀山明。

二

日月虽无语，天地也回声。  
光阴如箭，信念存定整装征。  
千转百回奋斗，柳暗花明侍候。  
不改初心诚，熔古铸今用，独立自强拚。  
中国式，创新念，自主行。  
泱泱宇宙，更创伟业跃雄兵。  
再探星辰大海，又赴九天纪录，  
太空会师成。  
举国亿民赞，一路凯歌迎。

## 夜阑且听风吹雨

杨晔

仲夏的一个深夜，原本万籁俱寂众生已歇息。突然一阵风起，起初是风吹栏杆呼啸而过，仿佛巨大的手指由远及近拨弄键盘一般。随后，风砸在各种建筑物上的声音，有撞到广告牌上闷闷的声响，有跌在铁门上哗啦啦的声音，其间还夹杂着不知触碰到了什么时而传来一阵清脆的声音，也有吹在某个空隙里发出尖锐的哨音，一声高过一声。渐渐地风似乎小了，随后就是稀稀落落的雨点敲打的声音，并逐渐成为交响曲般的风雨。

我仿佛看见风荡起一层雨，潇洒地扬在枝头刚刚伸展腰肢的嫩叶上，还没等嫩叶感受雨滴的滋润，转瞬雨点又齐刷刷地飞奔而去，打在枝丫上，或又落在别的嫩叶上。渐渐地仿佛听到千军万马，在急促的鼓点下，为一场鏖战奔驰而来，无畏不惧。

也许这只是一场风急雨疏，也许很快就是一场暴风骤雨。但无论如何枕着风雨都很难安然入睡了。夜来风雨声入耳首先跃然脑海的画面自然是“花落知多少”，我想到了庭院里娇艳的花朵，落花肯定在所难免。不过也不必感伤了，毕竟一场雨过后，叶子愈发绿得恣意。

于是心思穿风越雨，遥想从前。这风风雨雨跨越多少时空，今人不见旧时人，但是风雨依旧。多少人曾在同一片天空下在风雨里怀旧，在风雨里思乡。有落雨听禅的淡泊，也有半山听雨的清高，也有窗前听雨的宁静。

无论是随风潜入夜的静谧，还是骤雨初歇的哀婉，无论是天街润如酥的小雨，还是把酒送春的潇潇细雨。千百年来，无数场雨从天际赶来，仿佛亘古难改这盛大的赴约，给人带来多少感慨，多少感怀，又感悟甚至是感伤。

静心听一场安静的雨是一场遇见世外桃源的心境，倾心听一场疾风骤雨是一场遇见纵横驰骋的豪迈。

暮地，我就想到陆游，他在风雨大作的夜晚更是难眠，他无暇顾及自己的哀伤，只有卧听风雨的感慨，所有的壮志只能在铁马冰河入梦来聊以慰藉。

而我在即将奔赴盛夏的雨夜里，虽然落花随风去，但依然会有那么多的花等待着怒放，有那么多的果实期待成长，而我们是何其幸运，国泰民安。

这一场雨丰盈了草木，纵使风吹花落雨打叶，也不必感伤伤感，一切自有安排。千家落雨夜不眠，一笛晚风送梦来。在风雨声的伴奏下，我渐入梦乡，于是听到了优雅的笛音，看见了绿满山坡夏意浓，堤岸柳色又添新。

## 人间烟火

刘文正 摄



## 一方荷塘

王南海

乡下院子的不远处，有一片宽阔的荷塘。每到夏天，就开满了美丽的荷花。

晴日里，荷花开得纯净美丽、亭亭玉立。我则喜欢夜晚在月下赏荷。那些圆圆的荷叶，一片一片，仿佛一把把圆形的蒲扇。月光下，这些荷叶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那些盛开的荷花，也静静地陪伴着那些含苞待放或是刚刚只有花骨朵的荷。那些荷，就骄傲地昂着头，如一个个漂亮的公主般。

月光下，浮萍一片一片，飘在水面上。圆圆的，上面会有水珠吗？我看不清。但是，想象着一定会有青蛙或是小鱼从上面蹦跳过去。正想着，突然听到轻微的水声，接着，又是一声。我说：小鱼。爱人同时说：青蛙！我们都笑了。只想象着水面上一定会荡起一小圈涟漪，然后再慢慢地平复。

我听着爱人的话语，慢慢地往荷塘边走。突然想起了那些描写荷塘的句子。想起小时候，学习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时，如今都能脱口而出的话语。“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；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”想来，我们曾有一样的，观赏荷塘的心境。水声清幽，月光点点，不时传来几声蛙鸣。

月光下的荷，宛若月光中的仙子。而那些荷叶，莲蓬，才像是朦胧月光下的诗篇。不知是谁，在这里种下了这些荷。我想，他应该有着诗一般

的情怀。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有美丽的憧憬，都会把生活装点得如诗如画。

荷塘里，最有趣味的是摘莲子。爱人从小生长在水乡，特别喜欢莲子的味道。他每次见到莲蓬，都会有些莫名的兴奋。月光下，那些莲蓬长得挺拔而丰满。爱人伸长胳膊，去采摘几个莲蓬下来，仔细地摘下莲子，非要让我尝尝。那莲子一颗颗圆润润的，我尝一个，感觉清凉微苦，像是咀嚼了一份古雅。我一边吃着莲子，一边赏着荷花，看着水塘里的游鱼，感觉，手中的莲蓬也代表了一份夏日的滋味。采摘莲子，似乎就像是采摘了一份田园的梦想，收获了一份夏日的情怀。

一方荷塘，人们喜欢摘下大片、大片的荷叶，在夏日里当帽子。而婆婆则喜欢把新鲜的荷叶摘下来，清洗干净，给我们熬荷叶粥。每到傍晚，婆婆呼唤我们回家吃饭，柴火灶里的锅贴飘香，而另一口锅里总是煮好了荷叶粥。那大米荷叶粥看上去清新、软糯。盛上一碗，喝起来既有大米的香味儿，又有荷叶清新的气息，感觉棒极了。似乎唇齿中也带了一份记忆，这份记忆，与夏日有关。

守着一方池塘，我们欣赏春天的荷花，也慨叹冬天的残叶。在不同的季节里，我们徜徉在荷塘畔，感受着自然万物的生命之美。一方荷塘，既有美景，也有美食，不亦快哉！

## 豆腐的回忆

班忠献

一个人的味觉记忆，往往始于儿时，并且深入骨子里。尽管我已离开家乡二十年，但是每到夏天夜里，奶奶磨豆腐的身影总会浮现在记忆里，犹记得家乡的豆腐那爽滑韧劲的味道。

我的老家有一间磨坊，一到夜里，奶奶就开始召唤我们兄弟几个磨豆腐。奶奶用勺子将泡发好的一粒粒黄豆注入磨眼，我们就在后面推着杆。上下两个磨盘就像两排门牙一样，细细嚼着黄豆。豆子在磨膛里迂回旋转，一道道白里透黄的豆汁便顺着磨齿的缝隙流淌出来。奶奶眼疾手快，干活麻利，随时盯着磨眼，在添加大豆时定量进水，这样磨出来的豆浆才细腻。

磨完黄豆后，奶奶在一口大锅上方悬挂过滤豆浆的布。如牛奶一般的生豆浆进锅后，还要加适量的清水，慢慢熬煮。之后，奶奶将煮好的豆浆舀入用细纱布做的布袋内，点上卤水，把布袋系上，盖上木盖，再压上石板，凝固后就成了白白的豆腐。

第二天，奶奶就将在木槽里压得结实的豆腐用刀切成整整齐齐，大小一致的豆腐块，然后轻放到装了水的水桶里，挑上街头去卖。那时没有塑料袋给客人装豆腐，奶奶就用芭蕉叶包裹起来。

卖完豆腐后，奶奶就会给我们买一些汽水、西瓜、冰棍等零食作为我们磨豆腐的奖励。有些时候，豆腐卖不完，奶奶就挑回家煮给我们吃。那时也没有什么配料，但为了满足我们这几个小馋猫，奶奶总是想尽办法，变着花样，为我们做各种豆腐美食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去钓鱼，河里的鲜鱼煎得两面金黄，加入高汤，再切几块水嫩的豆腐进去，撒几粒葱花，美味的鱼汤豆腐都会让我多吃一碗饭。

后来，我读了初中，弟弟妹妹们也长大了，到了晚上，我去上自习，磨豆腐的活儿就只能交给弟弟妹妹们了。每当我下了晚自习回到村口，总能第一时间看到我家的灯还亮着，我就知道奶奶还在做豆腐。回到家，吃了一碗红糖豆腐花，一觉睡到天亮。

再后来，我们长大了，制作豆腐的工艺都变成了机械化，奶奶也老了，那个印证岁月痕迹的石磨躺在柴房的角落，落满了灰尘。

20岁那年，我离开故乡去外地读书，后来去过国内许多地方，品尝了各地的豆腐，似乎都无法与家乡的豆腐媲美。我知道，家乡水质好、大豆好，豆腐自然味美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那是奶奶的手艺，我怀念的，是奶奶和童年的味道。

## 戏迷父亲

文雪梅

父亲爱听秦腔，爱唱秦腔，爱看秦腔，有父亲的地方就有秦腔的声音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村里的电视机屈指可数，就连收录机也是稀罕物。父亲为了过他的秦腔瘾，省吃俭用，攒了好几年才买了一台录音机，随机送了两盒秦腔磁带。每到空闲时间，父亲总会饶有兴致地装上磁带，录音机里就会传来洪亮的唱腔。那激情昂扬的腔调对父亲来说，有种魔力一般，任其有多劳累、心情有多糟糕，只要秦腔吼起来，父亲就会变得安静下来，仿佛所有的纠结和不快都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父亲听秦腔戏时，半躺在连椅上，眯着眼睛，边听边跟着哼唱。他随着录音机里《周仁回府》的冤屈而哀叹，随着《拾黄金》里的戏谑而笑弯了腰。父亲常常干活儿时也开着录音机，将录音机的声音放到最大音量，他边干活儿边听秦腔，这样一来，秦腔声传遍了半个村子。

母亲担心影响到隔壁邻居，趁父亲不注意时，悄悄将录音机的音量放小一些，再小一些。父亲知道后，总会笑着说：“我是让其他人家也听听，好的东西可要分享啊！”望着乐呵呵的父亲，母亲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

父亲说得一点也没错，记得有一年夏收期间因为地里的活太忙，父亲竟然整整两天都没有开录音机。那天吃饭时，隔壁的李伯端着一碗臊子面到家来，一进门就笑着说：“往常都是听着秦腔戏吃饭，越吃越香，这几天听不见唱戏的声音了，这饭好像也少了味道一样

啊！”父亲听后，笑着回答：“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啊，好办，这就放！”说着，他忙不迭地进屋放上了秦腔磁带。伴着热闹的秦腔戏，两家人在院子里边吃饭，边说着笑着，其乐融融。

如果说听秦腔戏是带给父亲的听觉盛宴，那么，看秦腔戏就是视觉上的完美享受。每年夏收、秋忙完毕，很多村子都会搭台唱戏。父亲就到外处走走看看，我则像个影子跟在他身后。一到戏场里，父亲就会和他认识的戏迷们津津有味地聊起来，今天唱的什么戏，谁演，都要弄得清清楚楚。

戏台上的演员穿着五彩的绸缎戏服，声情并茂地唱着。父亲坐在戏台下，聚精会神地盯着舞台，生怕一转眼就会错过精彩的片段。

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，我看戏时也很认真，比如脍炙人口的《三滴血》《花亭相会》，看了一场又一场，百看不厌。我挤在离戏台最近的地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，演员抑扬顿挫的唱词和一颦一笑都让我难以忘怀。

父亲曾告诉我，看戏理，比事理。一部戏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故事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。戏如人生，人生也似戏。登上生活的舞台，大幕拉开，生旦净末丑，不管你扮演的是哪种角色，只要尽力演下去，足矣。

年少时，简单地认为父亲对于秦腔的痴迷只为图个热闹，人渐长，才真正懂得，父亲总是心怀一颗知足、快乐的心，将朴素的日子过得如花般绽放，洒脱地活出人生的另一种境界。